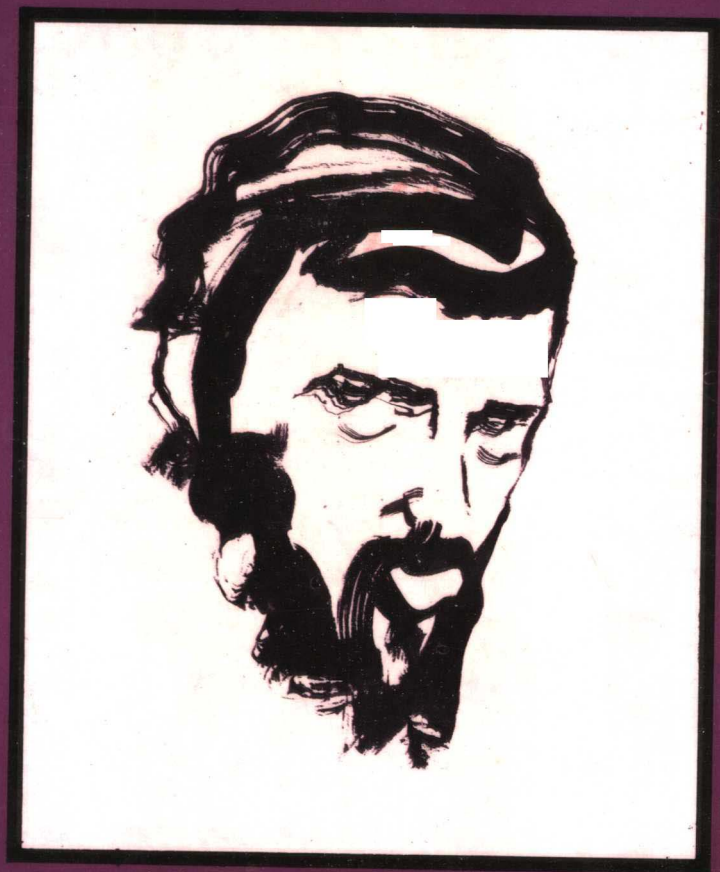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 112

虹

D·H·勞倫斯著

漆以凱譯



世界文學全集

虹

D·H·勞倫斯著

漆以凱譯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一九七八年三月，遠景開始計劃出版「世界文學全集」，籌劃初始，我們曾在「出版緣起」中，寫下遠景的心願：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裏。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

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分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而今，八年歲月驚馳而去，一百部世界文學在我們的經營中確實有了遼闊的遠景。我們眼文學作品普及社會各階層，這些偉大的著作內容雋永，耐人尋味，永遠感動著每個時代的性靈，任何家庭都渴望把它們擺置在自家的書櫥裏。

然而，站在一百部文學名著築起的高峯中，嶄新的里程逼人正視，在不盡的生民命脈裏，我們却看到了浩瀚的世界文學名著，如江海之滔滔，取用不盡。一部部書才只是一個開始。

在先進的國家裏，有許多不休不眠的偉大心靈，日夜思索、創作；在亞非地區、第三世界中，有太多光芒奪目的珍貴作品埋於敗絮之中，等待世人的發現、禮讚。

今天，我們再度出發，遊走文學的五湖四海，繼續出版「世界文學全集」第二輯一百種，我們知道仍不能涵蓋滔滔江海的文學名著於萬一。我們希望廣大的讀者、作者、文學先進，不吝提供我們各方的信息，使得這一個開發世界文學的工作日益有進，為建豎文明的浩大工程，添沙增石。

——一九八六年三月

遠景創立十二周年

第一章



布朗文一家世代代以經營沼澤農場爲生，在那肥沃的草地裏，小小的艾黎河蜿蜒曲折，緩緩流過赤楊林，將德畢郡與諾丁漢郡分開。兩英里外，一個教堂塔高高立於小山之上，這個鄉村小鎮的房舍艱難地爬滿了山坡。布朗文家的人在田野裏勞動時，一抬頭就看見伊爾吉斯頓的那個高入雲霄的教堂塔。因此，當他再轉身面向平地時，仍然意識到遠處有個什麼東西站在他對面的上方。

• 虹 •

布朗文一家人的目光中有一種神情，彷彿他們正在熱切地期待著某種不可知的東西。他們對

將要發生到他們身上的事情，完全是一副胸有成竹，泰然自若的樣子，好像他們是當然的接受者。

他們是生氣勃勃，白膚金髮，講話直率但是很慢的人。所以你可以從他們的眼睛觀察到他們內心的變化，高興時，藍眼睛裏充滿了亮光，發怒時，藍眼睛便死死盯住你看，它像天空中的各種氣象反映著天氣的變化。

他們自己擁有肥沃的土地，又靠近正在發展的小鎮，所以他們已經擺脫了貧困的處境。但是還不能算是富有，因為他們總是有很多孩子，祖傳的遺產一次次地分掉了。不過，在沼澤地他們一直是比較殷實的。

所以，布朗文一家不用為衣食發愁，他們辛勤勞作，因為這就是他們的生活內容，而不是為了錢。他們也不奢侈揮霍，從不浪費一個小錢。他們本能地不把蘋果皮浪費掉，而是拿來餵牛。在他們周圍天地間生長著萬物，這豈能停止？春天，他們感到一股生命的急流，那是不可遏止的浪潮。年年播下生命的種子，種子又長出了新的生命。他們知道天地間的交融。大地把陽光吸入自己的五臟六腑，又在晴天把雨水吸乾，秋風使一切變得赤裸，鳥兒連藏身之地都沒有。他們的生活和相互關係就是這樣：他們撫摸著土地的脈搏，那土地躺在那兒等待他們去耕耘；他們耕耘之後，土地變得光滑鬆軟，沉重的泥巴沾在腳上，好像要把你拉住一樣。收割的季節到了，那土

地則變得堅硬而毫無反應。田野裏，麥浪滾滾，猶如綢緞在莊稼人的身邊，波光蕩漾。他們捧起奶牛的乳房擠奶，奶牛的奶撞擊著莊稼人的手掌，奶牛乳房的血管撞擊著人的手上的血管。他們跨上馬背，把生命夾在兩腿之間。他們套上馬車，手抓繩繩，隨心所欲地趕著馬兒幹活。

秋天，鸚鵡和其它的鳥兒成羣地呼呼飛過休耕的土地，烏鴉呱呱地叫著出現在灰濛濛的天空。入冬以後，男人們坐在屋裏的爐火旁，女人們忙碌著家務，心裏感到很踏實。歲月的風霜已經滲入了他們的身體，他們朝爐火旁一坐，腦子便遲鈍起來，過去生氣勃勃的日子所積累起來的東西使他們血液流得緩慢而滯重。

女人們則不同。家庭的親密同樣使她們陶醉：小牛搖著尾巴吃奶，母雞成羣地亂跑，雛鵝在手心裏點頭啄食。但是她們並不滿足於這種農家生活的熱烈盲目的交融，眼睛還望著遠方說話的世界。她們知道，那講話的世界不僅有嘴巴，還有思想，能表達，他們努力地去聽，也能聽到那遠處的聲音。

對男人們來說，高高低低的大地向他們敞開著胸懷，風兒吹熟了小麥，又使麥穗兒擺動，那就够了。他們或者趕著牛兒勞動，或者在穀倉底下追捕老鼠，或者一拳砸斷兔子的脊背，那也就够了。他們從自己的家庭懂得那麼多溫暖，痛苦，生育和死亡；他們跟大地，天空，動物和植物有那麼親切的交流；他們生活得充實，感到鑒足；他們總是面向著家庭這個熱幅射源，盯著那個

太陽，被照得眼花繚亂，無法轉身。

但是妻子卻需要另一種形式的生活，需要某種非家庭的親密。她的家門是從農場的房舍和田野開向大路和有教堂與貴族府邸的村莊。開向對面的世界的。她看到遠方擁有城市和政府的世界，看到人的積極活動的領域，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裏，秘密都能知道，慾望也能得到滿足。她面向的那個地方，男人的行動佔有支配地位，富於創造性。他們不理會那個灼人的家庭熱輻射，把它置於身後，而去發現對面存在的東西，擴大了自己的活動範圍和自由的天地。而布朗文家的男人則眼睛看著屋裏的熱乎乎的生活，這樣的生活佔據了他們的全部身心。

她的丈夫眼睛看著身後的天空，收割，牲畜和土地，她的眼睛卻緊盯著世界上人的活動；她目不轉睛地注視著人類爲了相互了解而進行的戰鬥，她凝神諦聽著男人們在贏得勝利時的自言自語；她的最強烈的慾望是根據這場在遠方未知世界的邊緣正在進行的戰鬥而定。她要了解，她要成爲戰鬥的主人。

在家鄉，甚至那麼近的考西塞，牧師就講著另一種神奇的語言，有另一種更美好的意義。這些她都能够感覺到，但是從未真正理解。牧師活動的世界裏有她自己理想的男性存在。難道她不了解自己家的男子？他們生氣勃勃，講話很慢，體格健壯，主人派頭十足，但是天生地心向著土地，缺乏遠大的目光，活動範圍很小。而那牧師，皮膚黝黑，講話枯燥無味，在她丈夫旁邊顯得

個子很矮小，但是他的敏捷，他生活的領域，在親切友好中使布朗文顯得愚鈍而土氣。她了解她的丈夫，但是牧師的本性她是無法了解的。就像布朗文能支配牲畜一樣，牧師也有統攝她丈夫的威力。牧師身上有什麼東西使他能高於普通人如同人高於牲畜一樣？她熱切地希望知道，熱切地希望得到高級的生命。如果她自己不能得到，那麼她的孩子能得到也是好的。究竟是什麼東西使一個人即使在身體上瘦小虛弱，在精神上卻更強有力？它不是金錢，不是權力，也不是地位。牧師對湯姆·布朗文有什麼權力？什麼也沒有。然而如果單單把他們倆丟在一個荒島上，那麼，牧師就是主人。他的靈魂就是別人靈魂的主人。為什麼？那為什麼？她斷定，那是知識問題。

那個副牧師是够窮的了，也沒有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概，但是他卻進入了特權階層。她看著他的孩子出生，看著他的孩子長大的。現在，他們跟她自己的孩子就分開了，有區別了。為什麼她的孩子就比他們矮一截？為什麼副牧師的孩子就比她的孩子優越呢？為什麼一開始就把支配權給了他們？這不是金錢，甚至也不是等級。她斷定，這是教育與經歷的問題。

這樣的教育，這樣生存的高級形式，母親是很希望給予她的孩子的，那樣，她的孩子也能在地球上過上高級生活。她的孩子，至少是她滿意的、天性較好的孩子應該跟那些生氣勃勃的重要人物具有平等地位，而不是被拉在後面，渾渾噩噩地跟那些莊稼漢在一起。為什麼他們一生就得這樣渾渾噩噩，受人壓制？為什麼他們要忍受這缺乏行動自由的痛苦？他們應當怎樣學習進入這

美好的、更有生氣的生活圈子？

雪莉府的地主太太更加激發了她的想像：她帶著孩子到考西塞教堂，女孩子披著整齊的獺毛披肩，戴著時髦的小帽，她本人長得像冬天的玫瑰，那麼美麗，那麼纖弱。哈代太太感到她自己的形象那樣美麗，那樣光彩照人，布朗文太太感覺不到？哈代太太的天性跟考西塞普通婦女究竟有什麼不同？她身上有什麼超過她們的東西？所有考西塞的婦女都熱烈地談論著哈代太太，她們談到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客人，她的服裝，她的僕人和她的家政。這位地主太太就是她們活生生的理想，她的生活是鼓舞她們的一部英雄史詩。她們想像自己就生活在她的世界裏，談論她酗酒的丈夫，談論她鬧出醜聞的兄弟和他的朋友——國會議員威廉·本特萊爵士。她們有她們自己的《奧德賽》，珀涅羅珀與尤利西斯就在她們面前，還有那個喀耳刻，豬和織不到頭的錦緞。

①

所以，村裏的女人們是比較幸運的。她們在地主太太身上看到了自己，每個人都從哈代太太

● 事見希臘史詩《奧德賽》：伊塔利國王奧德修斯（即尤利西斯）遠征特洛伊，他忠誠的妻子珀涅羅珀一直守在宮內等他歸來。為了擺脫衆多求婚者的糾纏，她荒謬要為其父織成一匹錦緞作壽衣之後才能考慮再婚之事。但她白天織，夜間毀，永無成日。奧德修斯在凱旋途中，歷經十年劫難，其間曾被女妖喀耳刻將他變成一隻豬。後終於返家與妻子團聚。——編者注

2

的生活裏找到了安慰。沼澤地布朗文家的妻子一心要過上超過自己的、比較優雅的婦女的生活，一心要像一個旅行者在他不聲不響的舉止中表現出遠方國家的氣息那樣擴大生存的意義的價值。不過，爲什麼遠方國家的氣息就能使一個人的生活變得更美好，更偉大？爲什麼一個人總比爲他服務的牲畜更有價值？那道理都是同樣的。

史詩的男性部分已經被牧師、威廉爵士這些人佔據了，他們才能平庸，慾望強烈，舉止古怪，但是擁有更多的土地和廣闊的生活領域。啊，了解這些奇異人的特性也還是很值得的，他們有控制思想和解釋教義的權力。村裏的女人可能更加喜愛湯姆·布朗文，更加快快活活地跟他在一起，然而，如果她們生活中失去了牧師和威廉爵士，那她們身上萌發出的最重要的東西就要被砍掉，她們將會感到抑鬱、沉悶，缺乏鼓舞力量，甚至開始憎恨。只要她們面前奇境存在，她們就能够生活下去，不管命運怎樣。哈代太太、牧師和威廉爵士這些人就在對面的奇境中活動，考西塞人的眼睛是看得見的。

一八四〇年左右，在農場的草地裏開鑿起一條運河，將艾黎河谷新開的煤礦聯結起來。高高

的河堤帶著運河在田野裏奔跑，運河流過布朗文家的宅基近旁，到達路邊，又從一座沉重的橋樑下流向遠方。

這樣，沼澤地就被從伊爾吉斯頓切斷，封閉在一個小小的河谷裏。河谷的盡頭是一座長滿樹叢的小山和考西塞村莊的尖頂。

布朗文家從這種對他們土地的入侵中得到一筆相當數量的錢。不久，運河的那一邊開掘了一個煤礦，其實中部鐵路也通到了伊爾吉斯頓山腳下的這個河谷裏。至此，入侵算是完成了。那個小鎮發展得很快，布朗文家忙著生產城裏需要的東西，他們變得富裕了，差不多成了生意人。

在運河大堤古老寧靜的這一邊，沼澤地仍然保持著邊遠的風光和風貌。在陽光燦爛的谷地裏，緩慢的河水繞著挺拔的赤楊樹蜿蜒流淌，小路在桉樹下經過布朗文家庭園的門前。

但是，從庭園門口順著路向右望去，那兒，穿過運河方形水管橋的黑暗拱道，不遠處就是一個向外延伸的煤礦，再向前，許多粗糙、紅色的房子雜亂地黏貼在這谷地上。在煤礦和房子的前面，是那座小鎮所在的煙霧朦朧的小山。

住宅還沒有受到現代文明的侵擾。房子離開路光禿禿地站在那兒，有一條花園小徑通入。每當春天來臨時，小徑兩旁綠葉黃花的水仙非常濃密。房子的四周是紫丁香、繡球花和女貞子的花叢，農舍完全被隱藏在後面了。

後邊，在離房子大約兩三碼遠的地方搭著一些亂棚棚。一個鴨池靜靜地躺在遠處的牆前面，白色的羽毛雜亂地佈滿池岸，有些沾滿了泥土，被風零零落落地吹入運河大堤下邊的青草和荊豆叢的根下。運河大堤像城堡一樣高高隆起，以致偶爾有一個人或一匹馬行走在堤上就像橫越天空似的，只能望見模模糊糊的輪廓。

開始，布朗文家對他們周圍的這些紛亂變化感到非常驚訝。穿越他們土地的運河的開鑿，使他們在自己的地方變成了陌生人。這個地面上生疏的堤岸將他們與外界隔絕，使他們陷入混亂之中。當他們在田野裏工作時，從前面現在已經熟悉的大堤上傳來了捲揚機有節奏的噠噠聲，先是驚異，後來大腦也就麻痺了。接著，火車汽笛的一聲刺耳長鳴震動了河谷的中心，帶著顫顫驚驚的喜悅宣告遠方已經急急來到了。

當農民們從城裏趕車回家時，常常遇到渾身黑乎乎的礦工魚貫走出礦井。他們收割時，陣陣西風吹來了礦渣燃燒發出的微弱的硫黃味兒；他們十一月份拔蘿蔔時，啞啞，啞啞，空車皮轉軌時的尖利響聲震顫著他們的心，表明在他們對面還有別的活動在進行。

這一時期的阿爾佛里德·布朗文從希納娶了一個妻子。她是外號叫黑馬的女兒，身材苗條，皮膚黝黑，相貌美麗，她的語言優雅而又古怪，能把非常尖銳的事情說得婉轉而不傷害人。她有點兒特別，總是愛抱怨，但生性孤僻又滿不在乎，當她提高嗓門責罵丈夫或別人的時候，也只能

使他們驚奇並對她產生一種柔情，即使他們被激怒了對她缺乏耐心時也是如此。她長時間大聲責罵她的丈夫，然而聲音卻是平穩輕柔的，說話的方式是文雅的。他就是被批評得感到羞愧耷拉着腦袋時，心窩裏也是暖烘烘的，充滿著驕傲和男性的勝利。

這樣造成的結果是，布朗文自己常常是幽默地擠擠眼或者是憨厚地一笑，他感到安靜和充實，他像造物主一樣受到照顧。他沉着地幹他所愛幹的事，她罵他時，他就笑笑，用她喜愛的逗人的語調罵自己。有時候他被罵急了，胸中積鬱多天的大怒也會隨心所欲地突然爆發而把她嚇壞，使她改變習慣，作某些讓步，跟他和解。他們是獨立性很強的兩個人，又是缺一不可地聯繫在一起，相互之間什麼也不了解，又過著出自同一祖先的不同方式的生活。

他們有四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大兒子很早就跑到海上去了，一直沒有回來。從那以後，母親就更是家中吸引力的中心了。第二個男孩，母親最欣賞的阿爾佛里德，最沉默寡言。他被送到伊爾吉斯頓去上學，也取得了一些進步。但是，儘管他作了頑強不懈的努力，除了繪畫以外其它功課都不能超出基礎階段。在繪畫方面他覺得有些能力，他就幹，好像那就是他的希望。在發了許多牢騷和粗野地叛逆了一切之後，在作了許多嘗試和變動之後，當他的父親怒氣沖沖地反對他，母親也幾乎絕望的時候，他成了諾丁漢一個花邊廠的繪圖員。

他頑強地堅持工作，執拗地不願改變小城出身的身份，講話時帶著一口很重的，甚至有點兒

粗俗的德華郡的土腔。他設計了一些好的圖案，很快就變得比較富裕了。但在繪畫時，他手底慣常出現的卻是粗而無力的線條。所以花邊設計對他來說是很苦的：紙上的每一小格都要小心翼翼地計算，標繪，每一微小的地方都不能掉以輕心。他做得笨手笨腳，帶著斷腸似的痛苦堅持他已經選中的目標，不管花什麼代價也不動搖。他回到了固定的、刻板的生活，很少講話，幾乎是一個乖戾的人。

他娶了一個喜愛裝得像有什麼優越的社會地位的藥店店主的女兒爲妻，並且變得有些勢利了，總帶著一副固執的模樣，一心要維持家中表面的優雅，要是家中發生了什麼愚笨或者粗俗的事情，他就要氣得發瘋。後來，當他的三個孩子長大時，他看來也是一個穩重的接近中年的人了。這時他轉向了那些娼妓，默默地，不可思議地追逐那被禁止的事情。他不理會他資產階級出身的妻子的憤怒，也沒有任何疑慮和不安。

第三個兒子福蘭克，從一開始就拒絕和一切學習的事兒沾邊。從一開始他就喜歡在農場後三碼遠的屠宰場周圍蕩來蕩去。布朗文家以前總是殺豬供應鄰居，從這裏發展成爲與農場聯繫在一起的正規的肉食生意。

從屠宰場到屠夫院子的人行道上汨汨流著深紅色的鮮血，人們扛著巨大的半邊身的牛肉，上面露著包著肥油的牛腎穿過肉鋪。福蘭克還是孩子時就被這些景象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是一個英俊的小伙子，長著一頭蓬鬆的棕色頭髮，五官端正，有點兒像羅馬青年。但是性格軟弱，比別人更容易激動，更容易感染。十八歲上，他娶了一個白皙、豐滿而又文靜的工廠裏的姑娘，她有一雙狡黠的眼睛，講話聲音很甜。她使他不知不覺地愛上了她，每年替他生一個孩子，又拿他當傻瓜。當他接過肉店生意時，社會上對這一行業已經冷淡了。社會上的輕視使他無心經營肉店。他開始酗酒了，人們經常發現他在酒店裏胡說八道，好像他什麼都懂，其實這時他不過是一個吵吵嚷嚷的傻瓜。

女兒中，阿麗絲是最大的，嫁給了一個礦工。有一段時期住在伊爾吉斯頓，生活變動激烈。從來帶著她的許多娃娃全家搬到約克郡了。小女兒艾菲還留在家裏。

最後一個孩子湯姆比他哥哥小得多，所以很長一段時期一直是兩個姊姊的友伴。他是母親最寵愛的一個孩子，當他十二歲的時候，母親斷然決定並強行把他送進德畢郡的文法學校。他不願去，要是他父親就一定放棄這一主張了。但是布朗文太太的決心已經下了。她那苗條、美麗，穿著緊身長裙的身體現在是這個家庭的中心，她平時不大發表意見，一旦對某事作出了決定，那全家都得服從她。

因此，湯姆當初作爲一個失敗者勉強去上學了。他相信母親強迫他上學是對的。但是他相信她正確只是因爲她不承認他的那套法規。他作爲一個孩子，本能地預感到在他身上將要發生的事

情——在學校裏出洋相。他把這一打擊看作不可避免的，好像他自己生來就是有罪的，他的存在壓根兒就是錯的，只有他母親的觀念才是正確的。要說他有什麼喜愛的話，那就是他母親所喜愛並強加給他的。他應該是聰明的，完全能够成爲一個有教養的人。她很欣賞他這一點，他懂得，這對任何一個男孩都是真正的賞識。然而關於他自己，正如他早就對他母親說過的：鸚鵡窩裏飛不出金鳳凰。這對他母親簡直是莫大的耻辱和懊惱。

在學校裏，他拚命掙扎克服生理上的無能去學習。他爲了使思想能集中在書本上吸收他必須學習的東西，哼著牙坐在那兒，臉色煞白，僵屍一般。但是無效。要是他把最初的反感壓下去，那對他的天性來說就像自殺一般，反而變得更厲害一點。他不能細心沉著地學習，他的大腦簡直是停滯的。

但在感覺方面他是發達的，對周圍氣氛很敏感，也許有些冷酷，但同時是纖細的，非常纖細的。因此他對自己估價很低，他知道自己的局限，他知道他的腦子遲鈍，做什麼都沒有希望。因此他很自卑。

但是他在感覺上比大多數孩子更善於辨別，他弄不懂了。他在感覺方面本能地比他們更發達，更精細。他恨他們機械愚蠢，爲他們而遭到無情的蔑視。但一回到智力方面的事情，他則處於不利的地位，只好由他們擺佈。他是一個笨伯，在與人爭論時，即使最愚蠢的言論也無力反駁，